

理想国

imaginist

张大春
— 著

見字如來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张大春
— 著

見字如來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见字如来 / 张大春著. -- 成都: 天地出版社,

2018.9

ISBN 978-7-5455-4539-5

I. ①见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汉字-文字学-文集
IV. ①H1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86958 号

本书简体中文版由作者张大春授权, 封面及内文书法由作者题写

见字如来

JIAN ZI RU LAI

出品人	杨政
著者	张大春
责任编辑	杨永龙 陈霞
特约编辑	黄平丽 杨潇
装帧设计	陆智昌
责任印制	葛红梅

出版发行	天地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 址	http://www.tiandiph.com 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
-----	--

电子邮箱	tiandicbs@vip.163.com
------	--

印 刷	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版 次	2019年3月第1版
印 次	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	145mm×210mm 1/32
印 张	9.875
字 数	160千
定 价	45.00元
书 号	ISBN 978-7-5455-4539-5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目 录

001 序 见字如见故人来

壹 见自我

- 009 别害怕！每个字都是文言文
- 015 礼是礼、貌是貌，因貌而知礼
- 021 无所用心，不如博上一把
- 027 人若宽心不怕肥
- 033 醉里乾坤大
- 039 歧路之羊何其多
- 045 赛季开门
- 050 人生勇敢果艰难
- 056 病字仍须识字医
- 062 一个小宇宙
- 069 魔与骗的欺迷之障
- 074 纷纭众说到繁春
- 078 应知痴字最深情
- 083 天下的妈妈一样说
- 088 一字多少周折
- 093 我变、我变、我变变变

贰 见故人

- 101 关于龙，我们有些误会
- 106 英雄不与常人同
- 112 蛇龙百变岂虚与？
- 118 认栽？认认这个灾
- 123 信不信由你
- 129 慈悲的滋味
- 135 母，除了伟大，还有很多
- 141 咬牙切齿说分明
- 148 食之为德也，美矣
- 154 瘦比南山猴
- 161 冰与寒，漫长的历程
- 168 提壶醒眼看人醉
- 174 相邻两字是天涯
- 181 风中之竹开口笑
- 188 旅字的长途旅行
- 193 工夫就是真功夫
- 199 幽默之余妙趣多
- 204 相邻幽菌亦天涯

叁 见平生

- 213 你什么控？我赞了！
- 219 爱的光谱何其宽广？
- 224 一个亲爹天下行
- 229 养生之道道无穷
- 235 落籍东风不藉春
- 242 神，不假外求
- 249 鬼是人的无知？
- 257 蹄痕犹在鞭风里
- 264 一丝鼻息万般情
- 270 非说清楚不可
- 275 甘心说得甜滋味
- 281 老有所归

附录

- 291 我读与我写
- 301 论书五律

序 见字如见故人来

在讲唱文学的开头，有一段用以引起下文主题的文字或故事，在唐变文叫“押座文”（让在场座客专注而安静下来的一段文本），宋代以后的话本有一个特别的形式，从唐代讲唱文学的押座文形式承袭演变而来，意思就是说：讲唱者在引出正文或主题之前，先另说一段意义或情境相关的小故事，这种故事一方面能针对稍晚要说的故事、要发的议论做一些铺排，另一方面，也有安定书场秩序的作用，这种段落，一般称之为“得胜头回”，也写作“德胜头回”。

是不是在书场之中运用了祝福军队作战胜利所演奏的凯歌旋律？有人这么推测。不过，更可能是在庶民语词里，借用了“得胜”一词，所表达的却是对人发财、得利、成功……的祝福。这是一个口彩，让观众一听到就开心——尽管也许是个令人悲伤的故事。

《见字如来》收录的四十六篇说文解字的文章里，每一篇都有一段“得胜头回”，说的是我生活中的一些小风景、小际遇。这些风景和际遇多少和后文之中所牵涉的字符构造、用字意义、语词引

申等等方面有关。一部分的故事甚至与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有密切的联系。

更具体地说：对我而言，有许多字不只是具备表意、叙事、抒情、言志的工具。在探讨或玩味这些字（以及它们所建构出来的词组）之时，我往往会回到最初学习或运用这些字、词的情境之中，那些在生命中有如白驹过隙、稍纵即逝的光阴，那些被现实割据成散碎片段的记忆，那些明明不足以沉淀在回忆底部的飘忽念头，那些看似对人生之宏大面向了无影响的尘粉经验，也像是重新经历了一回。

这样的经验无时无之。最奇特的一次是在机场休息室的公共厕所里，正在面壁之际，忽然之间相邻便斗的使用者大大方方跟我说起话来：“张先生！对不起、打搅啊！我知道你懂很多字啊，那我就有一件事不明白，要跟你请教了——我记得我小时候学的厕所都叫‘茅司’，现在都没有这样念的了，是吧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一个字，过个几十年，就不一样了吗？你说奇怪不奇怪啊？”

“茅司坑？”从反射神经冒出来的答复，我记得这个词汇。

“对对对，茅司坑。茅司嘛，就是茅司嘛！”那人抖了一抖，接着说，“没错罢？我记得没错的。茅司。现在跟谁说茅司，人都不信！奇怪了。这一下好，你说有就有，以后我就跟人说，我问过你了。”说完，也没有要我继续解释下去的意思，他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

面对着瓷砖和便斗，我忽然想起一九八〇年夏天，召开一个会议，许多留外学人应邀返回台北住在当时名为“三普”的大饭店，

我代表报社副刊去接待几位学人，其中一位是历史学者余英时。我们在“三普”楼下大厅会面，寒暄了一阵，准备进入采访阶段，余先生忽然招手叫服务生过来，问道：“请问，你们的茅房在哪里？”那服务生一脸茫然的表情，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。

字与词，在时间的淬炼之下，时刻分秒、岁月春秋地陶冶过去，已经不只是经史子集里的文本元素，更结构成鲜活的生命经验。当一代人说起一代人自己熟悉的语言，上一代人的寂寥与茫味便真个是滋味、也不是滋味了。我始终没有忘记余英时先生说“茅房”二字的时候，顺口而出，无比自然；显然年轻人听来一时不能入耳，恐怕也无从想象：茅房就是“W.C.”，更无从明白茅茨、茅厕之窳陋建筑究竟如何设计使用。不过，我猜想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位“三普”大堂的服务生应该也不会狐疑太久，甚至，她当下就忘记听见了什么外国语。

然而我记得，记得之后还会形成一种蠢蠢欲动的推力，让我想要把那些和生活事实熔铸成一体、却又可能随风而逝的字词一一揭露、一一钻探、一一铭记。

于是，这些我姑且称之为“得胜头回”的段落之后，便是关于字的形、音、义与词组的说解、甚至延伸变化。这一部分的内容原本来自我多年以来为《读者文摘》杂志所写的一个专栏，专栏名称“字词辨正”。

不过，早在数十年前，还是林太乙女士主持《读者文摘》编务的时代，便已经邀请散文家、也是翻译家梁实秋先生开创了 this 专栏，每一两个月，就会刊出一次，当时我还在初中就学，每一次拿

到当期杂志，总会先读这份“考卷”——十道四选一的选择題，考驗讀者對常用字辭文義的了解程度，記憶中，每十題答對兩題以下是“差”，答對三到五題是“可”，六到七題是“良”，八到十題是“優”。我的程度從來沒有超越過“可”；可是我對於這個專欄的興味則遠超過“開懷篇”，而且在記憶中，我還常因為自己的答案錯得离谱而樂得哈哈大笑——其開懷之效果不亞於讀笑話。

梁先生晚年不多寫作，專欄易手，一度由電視台《每日一字》《每日一詞》節目的撰稿人、也是作家林藜（本名黎澤霖）操刀，持續了不多久，又中斷了。林藜先生於二〇〇一年過世，而這個曾經復活過的專欄，於我而言已經收納在典型的二十世紀風華檔案之中，它若是在本世紀還能出現，應該是天大的意外。

然而生命中總還是會發生些意外的。

二〇一一年，《讀者文摘》國際中文版的編輯張青和陳俊斌向我約專欄稿，我覺得自己沒有以散文行世的資歷，豈能擅開專欄？不過，如果能承接梁、林二位前輩所曾從事的工作，倒是可以為文字辨識教育略盡綿薄之力。較之於兩位前賢，我是幸運得多了，我的總編輯多給了两頁空間；如此一來，就有充分的篇幅讓讀者在猜謎之余還能夠獲得解謎的樂趣。十個考題的對錯分明，乃是知其然；多了兩頁說解，便還能夠從文章里識其答對答錯之所以然。

如果你要問我：書名為什么要叫見字如來？這本書跟如來佛有什么關系嗎？的確，“如來”（梵語 Tathāgata）二字脫不開它在佛教或佛學里的詮釋。不過，我的學問沒有那么大，頂多只能就這兩個字最浮泛的意義來說：“如”，好像；“來”，來了、接近自我了。

如来，就好像来了一样。什么来了？就说是每一个字背后所启迪的生命记忆来了罢。对任何人来说，生命只走过一回；但是字却将之带回来无数次——只要你愿意读。

壹

见自我

害怕

别害怕！每个字都是文言文

——怕，是一种深刻而变化多端的情感，早在字中一一展现。

百多年的近世以来，每到有人想起文化或教养这一类问题要紧的时候，就有打倒旧学或缩减古典的议论；或以为只有让假设为多数的年轻学子学得更轻松、更惬意、更愉悦、更家常，则他们对于文化教养的排斥心就越低，文化教养的传承就有救了。

我的看法不大一样。我总是拿认字的流程来想象文化教养的浸润历程。当有人认为文言文在教材的比例上应该降低，以免“孩子们”尽学些他们不懂而又迂腐、保守的文本和观念，我只有一句话可以反驳：当真正的学习展开的时候，每一个单独的字，都是文言文。这，得从头说起——

刚开始上文字学课的时候，有一种极大的恐慌，直以为汉字以千万计，莫说学得完，即使想要撮其要旨、窥其数斑，怕也不是

三年五载可以有什么进境的事。这个念头一动，在许慎和段玉裁面前，就显得特别萎靡。

教授文字学的王初庆老师又特别重视考征引据，但凡某字某文有异说，就要满黑板抄录，不只是作古几个世纪的前贤，还有近现代甚至当代的学者：金祥恒怎么说、弓英德怎么说、唐兰怎么说、龙宇纯怎么说……那些个说法，多少涉及了由一些个别之字所显示的构字原理，到普遍的造字法则，也就因之而提示学生：在解剖一个字的诸般元素之际，我们不只要发挥和造字者类似的想象力，将字符合所要表述的对象、意义甚至思维和情感都还原一遍，而且尽可能找到有规律的性质。

对于我这个从来就是不耐操心的门外汉而言，就呼应了先前所说的：每一个单独的字，都是浓缩了不知道多少倍的“文言”。

比方说，我的两个孩子刚刚在隔壁房间打闹，一个说：“你不要害我啦！”另一个说：“你才不要害我！”两个人说话的时候都间杂着笑意和笑声，这使我能够继续放心地写下去，因为他们所使用的这个“害”字，并没有常用意义上（如陷害、残害、毒害、杀害）那样令人害怕。

我们懂得这个“害”字吗？根据当年王初庆老师随手抄录引用的那些文字学家的看法，表现在口语中如此简单、平易的一个字，却有着三言两语解释不清的“义法”——也就是这个字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来的背景思维。

“害”字的顶上是个“宀”（读若“棉”），意思是屋宇、房舍；更多的时候，所表述者，家也。在这个家里，形成祸害之事，泰半

起于口舌纠纷，所以字的下方有一个口，象征着吵架、争执。在屋顶和口角之间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字形——丰（读若“介”），表现出丛草散乱之形。这可以解释成家人一面口角、一面扭打或破坏家具的情状。试问：单单这么一个“害”字，究竟是多少生活里的经验所累积、而又不能不透过明朗可解的字符拼合组建起来的呢？把这—个字的来历说清楚之后，回头再看看这孤零零的一个字，它又是多么凝练的一个符号呢？

然而，“害”，还不只是一个字而已。

汉语一字单音，同音字很多，本来一个字就能表义，可是为了不与同音字混淆，常常加一个字成为语词，以便区别。比方说：国要说成国家，民要说成人民，军要说成军队……不胜枚举。怕，也不例外——我们也常说成“害怕”。

害怕，人情之常，可是害这个字是怎么放在怕字之上的呢？害，原本不就是灾祸、妨碍、使受损伤吗？不，害也有怕的意思。害怕，居然是同义复词。近世语中的“害羞”“害臊”本来就是指怕羞、怕臊；而用害字表达怕义的渊源却更早。

《史记·魏世家》里有这么一幕：楚国的宰相昭鱼请谋士苏代出主意，要让魏国的太子继新死的田需之后，当上宰相，昭鱼才放心。从楚国的立场来说，若非魏太子，而是秦国的张仪、韩国的犀首或齐国的薛公入魏为相，对楚国是大大不利的。司马迁如此写道：“魏相田需死，楚害张仪、犀首、薛公。”这里的害，就是忌惮和害怕了。接下来为了在用字上调节变化，一连两处重复以昭鱼的观点叙述此事，司马迁是这样写的：“田需死，吾恐张仪、犀首、